

旅途快乐丛书

归途路漫漫



中国旅游出版社

第 一 章

听到“卡琳卡”咖啡馆的大门一打开，瓦列里·列昂尼德·奥加尼扬心头一惊，没有放下手中的汤匙，抬头一看，进来了一个高大的瑞典人，头发灰白，正在搜索异常情况。这个俄国人的神经才放松了，喝了一勺汤，脸上马上露出难看的表情。这是一种红乎乎的甜菜汤，味道不正。

“不好喝。”他评论说。

他发现自己是庸人自扰，这才舒了一口气。

丽卡，他妻子，坐在他对面，令人振奋地一笑，尽管有点做作。接着，她用温柔的声音说道：

“不久，你就有各种各样的俄国汤了，要多少有多少。”

她盯着他，眼中充满了爱恋之情。可是，这位瓦列里·列昂尼德·奥加尼扬却没有一点唐璜的样子，他鹰钩鼻，深眼窝，一头蓬乱的黑头发，完全继承了他亚美尼亚祖先的特点。玛丽卡，他的小女儿，一头卷发，正在慢慢地嚼着肉丸子。她长得很象他，同他一样，很倔强。

这家小餐馆显得很安宁，这是这个城市中

独一无二的俄罗斯风味的餐馆。他们来到斯德哥尔摩市老城的中心，在王宫所在的“老城”岛上一条热闹的小巷子里，好不容易才找到的。这里有略带俄罗斯风味的散装啤酒，墙壁涂成暗红色，播放着加弱音器演奏的古典乐曲，遮阳板是玫瑰色的，所有这些，造成了一种既亲切又令人放心的气氛。

然而，这并没有使瓦列里·列昂尼德·奥加尼扬感到轻松。他一边喝着俄罗斯风味的汤，一边思忖，真该在布罗马机场餐厅吃这最后一顿饭。那地方离斯德哥尔摩 40 公里，又在一片森林中。他强迫自己喝完了那味道不正的俄国汤，心想：再过三小时，他就要乘上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一架 DC-9 飞机飞往莫斯科了，从那儿，他直接去克里米亚。在克里米亚，十月初依然阳光明媚。

对特拉维夫和内格夫沙漠的燥热，他再也受不了了。在那里整整生活了五年啊！幸运的是，他有了丽卡，有了玛丽卡。开始，丽卡对他的身份一无所知。等她怀了玛丽卡 4 个月之后，他才向她透露了实情。她是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但在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之后，她既没有想揭发他，也没有说要离开他，只是口气严肃地说：“我希望任何人永远都不知道。”后来，他向她解释她必须离开生她养她的这个国家时，她也没有反对。现在，他快要熬到头了……但是，自从他离开特拉维夫以后，他一直

都有被打死的危险。只有到了莫斯科，这种危险才能消失。

丽卡从桌子上把手伸过去，放在他的手上面。他抬起头来，朝她微微一笑。虽然她又怀孕四个月了，可依然楚楚动人。绿色的连衣裙勾勒出她那丰满的胸脯，激起瓦列里·列昂尼德·奥加尼扬强烈的欲火，使他忘掉了烦恼。大家一直在想，象他这样一个矮个子，黑黑的，鹰钩鼻，无风度，神情紧张的人，怎么能留得住象丽卡这样一朵娇嫩的金花。

答案很简单：自她委身于他之后，他再也没有瞧过别的女人一眼。

“要帐单吧，孩子吃完了。”丽卡说。奥加尼扬举起手要叫老板，可他的手慢慢地放了下来，表情一下子凝固了。

原来是“卡琳卡”咖啡馆的大门又开了，进来两个人，身着米色的战壕雨衣，一个棕红头发，面色光滑，一脸红斑；另一个象个阿拉伯人。他俩站在门口，一动不动，扫视了一下这两间小厅。后来，他们的目光落在了奥加尼扬身上，马上朝他走去，象是老朋友一样，拉过两把空椅子，坐在了桌旁。“红斑脸”皮笑肉不笑，用无所谓语调说：

“你以为把我们给甩了，奥加尼扬？”

他说的是希伯莱语，两眼冷冰冰的。奥加尼扬极力控制自己的心跳。他看到，“红斑脸”战壕雨衣的口袋中露出了一截短管冲锋枪的

枪管。

*

*

“贱货！你，还是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样子象阿拉伯人的那个人说，说话时，几乎连嘴唇都没有张开。

丽卡·奥加尼扬两眼泪汪汪的，喃喃说：“他是我丈夫，我……”

那人从桌子上面弯过身子来说：“你丈夫！他是个俄国特工，你们想逃到苏联去，带着有关以色列生死存亡的情报！”

丽卡·奥加尼扬抽泣着。小女孩在玩着一块面包头。“红斑脸”挠了挠喉头，看看小厅，已经半空了。接着两眼盯着奥加尼扬。

“这一切，还都可以商量。”他和蔼地说，与他同伴的口气形成鲜明的对照。“有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明天就飞往特拉维夫，我们一块回去……”

瓦列里·列昂尼德·奥加尼扬盯着桌布，样子很固执，他感到内衣口袋中装着的那几张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机票是多么重啊……他露出一一种机械的、神经质的微笑。没什么可商量的。他面前的这两个人，自他突然从以色列出走就盯上他了。这两个人，是以色列特工。他们冷酷无情，到这儿来就是死心塌地为了干掉他，或是带走他。他唯一的希望就是争取时间，千方百计煽动瑞典人。瑞典人严守中立，脾气暴躁，容不得以色列特工殴打奥加尼

扬。他努力使自己的脸上挂上一种自信的表情：

“我不明白。”他说，“不错，我是要回苏联，那是因为我受不了以色列的心理气氛。”他也讲的是希伯莱语，但口音很重。“红斑脸”的眼中掠过嘲讽的冷光。

“别说笑话了。”他声调不高地说，“你想叫我告诉你你的代号，和你在克格勃的编号吗？……五年前，你初来时，装成逃离苏联的犹太人，那时，我们就已经怀疑你了，你一直处于监视之下……我们希望，你最终会因为背叛你的新祖国而感到羞耻……你又娶了我们一个人为妻。”

奥加尼扬本想回答说，他的祖国是苏联，而不是以色列，到以色列去，是受命派到那里去的。但他一低头，看到了冲锋枪的枪管。小玛丽卡已经玩腻了，突然问道：“爸爸，走吧？”

丽卡·奥加尼扬勉强一笑。“马上就走，我的宝贝。”

象阿拉伯人的那个以色列特工朝丽卡凑过去，急匆匆地用希伯莱语对她耳语起来，想打动她，——列举了他丈夫背叛会带来的种种灾难，现在回心转意，回到以色列大家庭去还来得及，他丈夫甚至还可以谈判得到回报等等。

她想尽量不听他讲，使自己的态度强硬起来，可她在颤抖。1967年，她曾被动员入伍，她知道以色列面临的经常性危险，原因是

阿拉伯各邻国的战争歇斯底里。然而，她不能背叛她心爱的丈夫。

“瓦列里·列昂尼德怎么说，我就怎么办。”她喃喃地说。

她也看到了冲锋枪，她很害怕。

瓦列里·列昂尼德·奥加尼扬紧紧盯着咖啡馆老板，他正在柜台后面忙碌着，就象一块磁铁在吸引着他。要是能引起他的怀疑就好了！但是，他们这几个低声说话的外国人没有引起他的丝毫怀疑。

“奥加尼扬，你该打定主意了。”“红斑脸”突然说，口气比以前更带有威胁性了。

老板走过来了，把帐单往桌上一放就走了。无可奈何。奥加尼扬只得另想脱身之计了。

“现在，你们要我怎么样？”他问，口气变得可以商量了。

“我们有一辆汽车，”他解释说，“就停在王宫前面。我们把你们一家三口送到我们大使馆去。明天，我们就动身回特拉维夫。如果你同意合作，连逮捕都不用。”

瓦列里·列昂尼德·奥加尼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泄露已成功打入以色列的同志们的姓名。没门儿！

要是没有丽卡和玛丽卡，他早就当着这两个以色列人的面，奚落他们一通了。

“让我妻子和女儿走，我跟你们去。”他建

议说。

“红斑脸”不耐烦地一笑。“别把我们当成傻瓜，奥加尼扬。”

妻子和孩子是他们最好的人质，她俩如果有了着落，那还有什么能阻止瓦列里·列昂尼德·奥加尼扬想方设法地逃跑或自杀呢？

老板送来了找回的零钱。奥加尼扬思忖：如果他反抗，这两个以色列人准会当场把他打死。他们非这样做不可，要是他，他也会这样干。

“我跟你们走。”他猛然说道。

丽卡向他投以惊奇的目光，但什么也没说。两个以色列特工毫不含糊：只要瓦列里·列昂尼德·奥加尼扬不坐着以航的波音飞机回到以色列，他们的任务就不算完成……他俩站了起来，把奥加尼扬一家三口夹在当中。

“他先出去，雅利克！”“红斑脸”说。

*

*

他们五个人，在坑坑洼洼的铺石路面上，慢腾腾地朝着王宫走去。瓦列里·列昂尼德·奥加尼扬陷入沉思，看到街上一些店铺，有卖艺术品的，有卖装饰品的，还有古董店，古老的斯德哥尔摩依然充满了魅力。

他们来到王宫对面的广场，那里停满了旅游大轿车和小汽车，一些头戴软帽、身着灰大衣的临时工在看护着这些车辆。

奥加尼扬把手伸到大衣口袋里，“红斑脸”

马上闪到一旁，用冲锋枪口对准奥加尼扬。他把手一直放在口袋里，他捏了捏他那“32”型小自动手枪的枪把，又放下了，很自然地又把手伸了出来。立即，那“乌奇”型冲锋枪的枪管就不见了。奥加尼扬心想，下次，这个以色列人就不太警觉了。

玛丽卡在铺石路面上走很不舒服，他们又放慢了脚步。

“汽车在右边。”雅利克说。

瓦列里·列昂尼德·奥加尼扬发现一辆黑色“本茨”牌汽车，停靠得不符合规定，却没受到违章罚款。现在，那几个临时工已转身走了。无奈，他只好另打主意了。雅利克的手已经抓住汽车的门把手了，蓦地，他们身后，锣鼓喧天，鼓乐齐鸣。

玛丽卡高兴地叫了起来，拉住妈妈的手要去看看。

顿时，奥加尼扬灵机一动。“我曾答应她，带她去看看国王卫队的换岗仪式。”他说，“我们能去吗？”

雅利克犹豫了几秒钟，然后同意了。

“时间别太长。”他说。

他们又往回走，去王宫正门的进口处。奥加尼扬的心口突突地猛跳。他抓住妻子的手，狠劲地攥了一下，向她暗示：准备行动。在王宫的院内，肯定有不少士兵和警察。她向他回了暗示。那两个以色列人，默默地、静静地

他们夹在中间。奥加尼扬再次把手伸到口袋里，“红斑脸”又闪到一旁，但不象刚才那么快了。

军乐声大作，震耳欲聋。瑞典军队的一个小分队，在王宫的栅栏前向人们致敬，其中一部分已被厚厚的人墙遮住了。玛丽卡高兴得直叫，拉着她妈妈向前跑。

他们钻进了人群之中，瓦列里·列昂尼德·奥加尼扬挤到了第一排，差点高兴得也叫起来：离他两米远的地方，站着一个穿蓝制服的高个子警察。演奏得具有军人气魄的钹声发出一种世界末日的声响。旅游者纷纷照像，丽卡在祈祷。瓦列里·列昂尼德·奥加尼扬的手一直放在口袋里，轻轻地打开了他那“32”型小自动手枪的保险。这时，他耳边响起雅利克神经质的声音。

“行了，行了，现在我们走吧！”

他也看到了那个警察，他们这样做，简直是玩火。

奥加尼扬向前弯弯腰，在他妻子耳边悄悄地说：“你跟玛丽卡一块，向士兵跑去！”

就在丽卡向前奔去的当儿，他转过身来，把手伸进口袋时，刚把手枪掏出一半，“红斑脸”突然一个转身。

“笨蛋！”他用希伯莱语说。

没等瓦列里开枪，雨衣中露出了冲锋枪乌黑的枪口。就在这时，玛丽卡发现他爸爸没有

跟她们一起来，挣脱了妈妈的手，朝奥加尼扬跑来，一阵冲锋枪干脆的枪声响了，汇入了钹声。小玛丽卡象是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推了一把，摔倒在她父亲的双腿中间。她发出一声轻轻的叫声，脸就失去了表情。一颗子弹正好打中了脑门。

那个瑞典警察，一头金发，大胡子，立即转过身来，看见了倒在地上的小女孩，头上全是血，他也看到了雨衣底下露出来的枪口，还看到了瓦列里·列昂尼德·奥加尼扬手中的小手枪。过了好几秒钟，他才明白出了什么事。

他骂了一句，愤怒地掏出了他的“卢格尔”手枪。“红斑脸”木呆呆地注视着不动的玛丽卡，嘴里感到一股垃圾的味道。瓦列里·列昂尼德·奥加尼扬放回他的手枪，扑通一声，跪倒在他女儿身边，大叫一声。接着丽卡也跟着嚎叫起来。

奥加尼扬轻轻地把一只手伸到小女孩的脖子下面，扶起了她的脑袋，他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小女孩的后脑勺全是碎骨头碴子。他把手抽了出来，一看手上，全是血污。

玛丽卡一下子就被打死了。他抬起头来，看着那个红棕头发的以色列人。“婊子养的！”他咆哮起来，“你们把她打死了！”

他把孩子一动不动的身体紧紧抱在手中。

“红斑脸”本来完全来得及把他打倒，然后

再向瑞典警察开枪，但他也被吓呆了。当瑞典警察用手枪对准他时，他把手慢慢地从口袋里伸了出来，“乌奇”冲锋枪的枪管从他雨衣的口袋里又多露出来一点。

雅利克，那第二个以色列特工，混在人群中，继续执行他的使命：绝不能让瓦列里·列昂尼德·奥加尼扬回到苏联，要不惜一切代价，因为他掌握的情报关系到以色列的生死存亡。首先，要知道为什么俄国人突然决定召回一个表面上没有受到怀疑，“潜伏”得十分成功的特务。

行人把打死小女孩的以色列人围了起来，骂他，说着一些他听不懂的话。他低着头，尽量使自己装成毫无表情的样子。要是在一个拉丁国家或东方国家，人们早就七拳八脚地揍他一顿了……他的双眼落到了那小女孩脸上，由于流血过多而刷白，并且已是血迹斑斑了。他真想哭，因为他也有一个两岁多的金发小女儿。警察用他的“卢格尔”手枪使劲地顶住他的肚子，吹响了警哨。……这就是战争，甚至是在远离以色列几千公里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但对他来说，战争已经结束了……

在一片无法形容的叫骂声中，一副手铐“卡嚓”一声锁住了他的双腕，但军人的换岗仪式仍然雄赳赳地继续进行着。

瓦列里·列昂尼德·奥加尼扬把他女儿的尸体紧紧地搂在怀里。丽卡抬起头来，象一头

野兽一样，吼叫着冲向那以色列人，用指甲抓他的脸，想抠下他的眼睛来。他无精打采地反抗着，人们好不容易才把她拉开。另外又来了一些警察，把他们围了起来。那个以色列人被带走了。走了没多远，只听他诅咒般地用力大喊一声：“奥加尼扬，你到不了那儿！”

*

*

奥加尼扬神色迷惘，极力控制自己不要发抖。他看了一眼他妻子，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玛丽卡。这全都怪我。”

由于慌张，他用他女儿的名字叫他妻子。他女儿躺在他面前王宫院内不平的铺石地面上。丽卡紧靠着他，脸色憔悴，一声不吭、丧魂落魄，神经受了很大刺激。

奥加尼扬的脑海中又响起了以色列特工的威胁声，他作出了超人的努力才使自己清醒过来。他还有丽卡和丽卡怀着的孩子。玛丽卡呢，谁也无能为力了。加入克格勃后，为了完成任务，非得作出个人牺牲不可，不管有大……

他凑到妻子的耳边，悄悄地说：

“得赶快离开这儿！”

他妻子听罢，大吃一惊，全身一颤。

把死去的女儿丢在人群中，那怎么能行呢！她摇了摇头，没有动。瓦列里·列昂尼德·奥加尼扬坚持着，迅速地用希伯来语向她解释说，如果他俩让警察带走，以色列人很容

易发现他们的踪迹，把他俩打死，因为以色列人在瑞典军官中有同伙。

丽卡·奥加尼扬知道她丈夫说的有理，用尽浑身的力气，又看了看象是睡着了的女儿。她再也见不到她了，永远见不到了。她被丈夫拖着走了，几个警察过来拦住了去路，他们不知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这时换岗仪式已经结束了，人群散了。

“这是你女儿吗？”其中一个警察用英语问他，“出了什么事儿？”

奥加尼扬摇摇头：“我不知道。那人肯定是个疯子……”

那警察打量着他的表情：大惊失色，心神不安，犹豫不定。

“可是，好象你也带着武器吧？”

这时，丽卡突然尖叫一声，象个神经病人，趴在她丈夫身上，扭着身子，大哭不止。他用乞求的语气对警察说：

“这是我妻子，让我先把她送上车，然后我再向你解释。”

没等对方回答，他拨开那群警察。他们被弄糊涂了，他们从未见过一个四岁的小女孩被子弹打中脑门而死。

瓦列里·列昂尼德·奥加尼扬搀着丽卡，加快了脚步。他租来的一辆“沃尔沃”汽车在王宫前 50 米的地方。还剩下几米时，他跑了过去。他把丽卡扶上了车，立即开车就跑，泪水

迷糊了他的视线。丽卡轻轻地抽泣着，像只生病的小狗崽。瓦列里·列昂尼德·奥加尼扬顺着广场的斜坡冲下去，一直下到码头的红灯处，往左一拐，截断了一串汽车，跨过了通向市中心的桥。警察一看，毫不迟疑，立即行动起来。去飞机场是没有希望了。一辆黑色的“沃尔沃”汽车，车门上带着白色的“警察”字样，正以全速向他驶来。

他痛苦极了，真想大喊大叫。丽卡蜷缩在座位上，脸色憔悴，形容枯槁，她还在想她女儿，躺在王宫院内的石板上死了。要是没有她现在怀着的这个孩子，她准会留在那儿，让以色列特工揍死。

“我们怎么办？”她问。

瓦列里·列昂尼德·奥加尼扬极力控制自己的声音说：

“我们从另一条路走。”

他们出现在“瑞典湾”干线上，这是贯穿斯德哥尔摩南北的大干线。透过汽车的玻璃，丽卡看见了那家活动物商店。昨天晚上，她还带玛丽卡来过。使她女儿着迷的那个南美大鹦鹉还在橱窗里。丽卡难过得大叫一声，接着摔倒在座位上。

第 二 章

“老城”小岛的胡同里，寒风凛冽。马尔科冻得直打哆嗦。他真后悔，应该把驼毛衣服换成更加暖和的衣服。刚刚8点钟，老城几乎冷冷清清，空无一人了：瑞典人睡得早。

他来到了小新街街角处：这里是他的接头地点。

从外面看，“斯托姆潘”象是一个爱尔兰小客栈，棕色的门脸儿，毛玻璃的橱窗，贴满1900年的招贴画。入口在一条横街上，一个瑞典小伙子，穿着蓝色牛仔裤，硬跟他要了20克朗^①才让他进去了。到里面一看，简直是人山人海，黑压压的一片。里面象个蒸笼，温度高得能使蜥蜴熔化！在一个台子上，有一个乐队，正一个接一个地演奏着传统的爵士乐，萨克斯管的声音很强，不时受到听众的热烈鼓掌。在一个只能容纳50人的空间，挤着200多个兴高采烈的青年，有男、有女，还有一些男不男、女不女的。大部分都站着，手里端个大啤酒杯，挤得象沙丁鱼罐头一样；还有的靠着柜台，或围在寥寥无几的桌子四周。“斯托姆潘”是斯德哥尔摩全城仅有的一家不大正

① 克朗：瑞典货币单位。——译注。

规的夜总会。在这里讲瑞典语也行，讲英语也可以。马尔科看到，天花板上挂着各种各样的东西，从雪橇到大口瓶中的瓶胆，什么都有，他不禁独自笑了……

人群一动，把他挤到了一个姑娘身边。她长着一头亚麻色的头发，毫无光泽，两眼正盯着弹钢琴的那个人。

蓦地，他感到挪到了所有这些年轻人的中间。这个夜总会使他回想起了他青年时代的夜总会，也是一样的音乐，一样的热情。他很不情愿地挨着这个令人扫兴的姑娘。他又想起了他又一次离开的利岑城堡，把初雪前要上完顶的活儿留给了他的未婚妻亚历山德拉。

在最后那天晚上，亚历山德拉一反常态，让他难以忘怀。她让人从巴黎弄来一条“迪奥尔”^①连衣裙，又透又露。那是一件紧身连衣裙，用薄如蝉翼的黑丝做成，紧贴在皮肤上，四面开叉，把她穿着黑丝袜的大腿暴露无遗。他们那顿最后的晚餐，只吃了一筒鱼子酱，喝了点白兰地和伏特加酒，是在书房中吃的。好象是故意一样，每次亚历山德拉弯腰去端酒杯时，裙子开口就叉开，露出流线型的大腿……

马尔科只吃了三分之二筒的鱼子酱。当亚历山德拉起身去换唱片时，他也跟了过去，让她靠到了书架上。亚历山德拉不能没发现他小

①迪奥尔：法国巴黎著名的一家时装公司。——译注